102
五十三

天山草堂

歸安姚氏咫進盦藏書

長興張林憲題

張林憲印
咫進盦

列傳第十五上

前漢

蕭望之 子育 咸

匡衡

孔光

王商

傅喜

朱博

谷永

馮奉世 子野王 逡 立

張禹

馬宮

史丹

薛宣

翟方進 子義

杜鄴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爲業
至望之好學治魯詩事同縣后蒼后蒼且十年少令詣太常
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
師諸儒稱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
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光置左將軍上官桀與
益主謀殺光光既誅桀黨後其人自備吏民當見者露
索夫刀兵兩吏挾持望之衛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
見吏牽持劒劒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
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治亟是其下
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效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
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致白屋之禮於是光
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吏三歲間仲翁
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署小苑東
門候仲翁出入從舍顧謂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
望之曰不肯録録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
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爲郡吏又入御史大夫鑿祖除

望之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時大鴻臚光薨子禹復
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內倩地節三年
憂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閑之宴口陳災異
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郭下少
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
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
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
然而美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
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覺萬
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爲輔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
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
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諫者時上初即位
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
遷官至二千石其後
御史次者中二千石
歸田里所白處奏皆
時選博士諫大夫通
原太守望之雅意在

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
奏事蒲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
宣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
舊民竟謀反誅望之寖益任用是
奏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
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

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
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
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
謀慮之士以安內臣備
諫憂政士有闕遺若
不治豈足憂哉書聞
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
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馮
侍中成都侯金安上給
歷化之不究愁出諫官以補郡吏
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
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
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
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
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
欲詳試以政事復以爲左馮翊
指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
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
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
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憂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
並給轉輸田事頗廢善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
必乏窮辟之慮買士所
諸有宰非益受球殺人
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
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
之心在教化之所助
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
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
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
爲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教利
乃在上不能去民教利之心而能

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因執聞出財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減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治者牆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此之謂也

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之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二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舉人出財減舉以誅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

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人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
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
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敝備
皂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
州被寇方秋饑時民尚有飢之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
將大困乎不早圖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
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敝幸得備列卿以
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
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期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
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天絶天年父子相失令
天下供給其實困爲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
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
貧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暴橫羣盜並起至攻城
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
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衆止愚以爲此死罪贖之敗也
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元鼎五
破轘輮略足相給遂不施敝議望之令爲左馮翊三年京
師稱之遷大鴻臚光是時孫昆彌公乘歸糜因長羅侯常

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糜爲嗣得復尚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堂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糜未出塞公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糜弗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堂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立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糜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徭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糜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大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向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三年

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棄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鄰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困乏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後丞相司直繇音遙延壽奏侍中謁者良使丞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宾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爲害先引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

萬三千案望之大恚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踰慢不遜讓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免望之左遷為太子太傅望之既左遷而黃霸代為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為丞相霸薨于定國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為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

以不臣之禮位

不臣此則羈縻之

待單于位在諸侯

選大臣可屬者引

之少傅周堪太子

前將軍光祿勳堪

享宣帝崩太子襲

見尊重上即位數

明經達學散騎諫大

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詔

詔謙尊之福也天子采之詔以客禮

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及宣帝寢疾

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

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

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

號亦為然孝元帝望之選本以師傅

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

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

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
主其鄉納之初宣帝本
官屬事中書令弘恭石
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
又時傾仄見謀望之以
武帝游燕後庭故用宦
之義白欲更置士人宦
讓宜改作議又不定出劾
儒戊材以備諫官會稽鄭

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
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
顯父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
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
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
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
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

將軍高遣客爲姦利郡
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
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
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
李宮祺待詔堪獨白宮爲黃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
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旨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
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
前將軍小過五大過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
之必罔弘恭石顯顯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

又特詔華龍華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蟜等待詔以行汗穢
不進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
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
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
遙欲以巨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
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權擅執為臣不
忠誣上不道請謁 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
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
大驚曰非但廷尉以下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今出

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
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
御史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無他罪還今事久遠識忘
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
免為庶人而朋為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
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
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
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
奴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

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
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爲
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
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
自以託師傅讓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快快
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
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
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大常召
發執金吾車騎馳闕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
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
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
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
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
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
官方上書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召顯
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
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內侯天子
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家終元帝之

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感由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爲
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爲郎病免後爲御史大將軍王鳳
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爲功曹遷請者使匈奴副校尉後
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毆見責問育爲之
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
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書曹書佐隨
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謂書也遂趨出欲
上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還扶風府門宿屬
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大夫大將軍指免官復守
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長水校尉泰山太
守入守大鴻臚以鄂名賊梁子政阻山爲害久不伏辜
育爲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
善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
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加賜
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爲光祿
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爲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
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
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

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爲柱陵亭長爲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咸字仲style為丞相史舉茂材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爲越騎都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者使匈奴副校尉[illegible]至大司農終官由字子[illegible]太原都尉安定陶人也[illegible]

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帝爲定陶王時由爲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爲庶人哀帝崩爲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爲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爲大鴻臚會病不及賓還歸故官病免復爲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史二千石者六七人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徙杜陵其先馮亭爲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絕太行道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趙趙封馮亭爲華陽君與趙將括拒秦戰死於長

平宗族由是分散或留潞或在趙在趙者爲官帥將官
帥將子爲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毋擇馮去
疾馮劫皆爲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即代相
子也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爲郎昭帝時以功次
補武安長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
前將軍韓增奏以爲軍司空令本始中從軍擊匈奴軍
罷復爲郎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汙
爲外國所苦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
新輯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

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都
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
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
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
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
馬意皆在北道諸國聞奉世與副嚴昌計以爲不宜
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告諭諸
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
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

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涉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馬形似龍）上甚悅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者專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詔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世世擅矯制違命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元帝即位爲執金吾上罷黃門

國歸義降胡萬餘人及去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莫若王亦將衆數千人畔奉世輒持節將兵追擊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薳奉世代爲右將軍典屬國加諸吏之賜數歲爲光祿勳永元二年秋隴西羌多姐旁種反（多姐音廉反）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未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飢饉朝廷憂之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畔不以

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云多折傷再三發輒而龐反推也淮南子曰內郡輸車而餉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束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久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棄利諸種豈和相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舉而疾決利害相萬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以將屯為名典屬國為右軍屯首陽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奇兵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前軍到降同別遣校尉救民於廣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

制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公卿議以爲發兵六萬餘人轉委十萬以助軍糧奉世上言願得其衆一不滿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於是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曰兵法大將軍出入有征無偏禪所以揚武威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十月兵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開漢復發募士

出入拜定襄太守徙爲雲中太守坐事免後爲建威將軍未進聞羌破還上曰羌虜破散創艾逃出塞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之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爲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其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黠賊害吏民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絕道前將兵征討斬捕首奉世爵關內侯食邑千餘人皆拜後歲餘十餘人皆拜後歲餘

折衝宿將功名次指

萬八千餘級鹵馬牛羊以萬數賜奉世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後歲餘

奉世病卒名爪牙官前後十年爲

九國奮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宣

昭帝時以丞相徵畫
帝時爲太常薨千秋
商代奉世爲左將軍
子孫傳國至王莽乃
延壽以謀郅支單于
矯制生事擅興矜望之
上從衆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宜蒙見
錄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九
人女四人長女媛選充後宮爲元帝昭儀産中山孝
王元帝崩媛爲中山太后隨王就國奉世長子譚太常
輿孝廉爲郎功次補天水司馬奉世擊西羌譚弟野王
隨父從軍有功未拜病死譚弟野王遂立參至大官野
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心任爲太子中庶子年
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
以爲不可許後以功次補當陽侯遷爲樂陽令徙夏陽
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尚入爲左馮翊歲餘而
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
部督郵掾殺朝趙都案驗得其十守盜十金罪收捕並

不首吏都格殺並並家上書陳冤事下廷尉都詣吏自
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至執大鴻臚數年御史大
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使尚書選第中二千
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為比乃下詔曰剛彊堅固確然
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
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
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
御史大夫上縣下第而用譚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
儀兄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

野王雖不為三公甚見尊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
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為上郡大守加賜黃金
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
與圖身外足以慮化竊盜借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
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
賢也上自為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
石使行阿隄因拜為琅邪太守是時帝長舅陽平侯王
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
尹王章譏鳳專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

而後誅章詔書元后傳
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
勑奏野王賜告養病而
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
記於鳳為野王言曰
不分別子賜今有司
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
恩也令告則得詔恩
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
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重去郡將以制刑為後
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也不可不
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
此始初野王嗣父爵為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家
子座嗣爵至孫坐中山太后喪絕逡字子產通易太常祭
萆廉為部補謁者建昭中選為復土校尉光祿勳于永舉
茂材為美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

太守治行廉平年四十餘卒爲都尉時言河隄方略有
足稱者立字聖卿通春秋以父任爲郎稍遷諸曹意寧
中以王舅出爲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
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
貸好爲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
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
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後遷爲東海太守下溼
病痺天子聞之徙立爲太原太守更歷五郡所居有迹
年老卒官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爲黃門郎給事中宿
衛十餘年參爲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進恂恂甚可觀
參昭儀少弟行又敕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帳
亮寧中以王舅出補渭陵食官令以數病徙爲寢中郎
有詔勿事陽朔中中山王來朝參擢爲上河農都尉病
免官復爲渭陵寢中郎永始中超遷代郡太守以邊郡
道遠徙爲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爲諫大夫使領護左
馮翊都水絞和中立定陶王爲皇太子以中山王見廢
故封王舅參爲宜鄉侯以慰王意參之國上書願至中
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以

關內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下詔曰中山孝王短命早
薨願以舅宜鄉侯參爲關內侯歸家朕甚愍之其還參
京師以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散懌之丞相翟方進亦甚
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
位今五侯孝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詘節卑體視有所
宗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
自益者也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恒操頃之哀帝即位
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陷以祝詛大
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以同產當相坐謁者承制召參

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
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
義高節則民興行篤恥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
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
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
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
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苛
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
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

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善勇而國人暴虎秦穆書冀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臣以富衆大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一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云士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睦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社稷固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慈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下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森則靜者動陽盛則明者暗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之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妄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官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故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

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
宜遂減宮室之度省廢麗之飾者制度脩外内近忠正
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練直言任温良之人退
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
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
民視令海内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
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崔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遷衛
爲光禄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
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文學路儀及子定
國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鄫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
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主務在創業垂統傳之
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保宣先王之德而廣大其功普
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
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
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
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
亥敖郊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不正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
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

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惟國家興成之業而
盡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
功以定臺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
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
道畢矣能盡萬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
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彊其
所不足蓋聰明疎通者戒於大疑寡聞少見者戒於雜
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
之可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

戒而齊之以誠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
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所以崇和之德臣又聞室家之道
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
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禮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故人
興莫不本乎室家室家之道莫不始乎稱內聖王
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豐之於內也里不蹈尊新
不先故所以統人心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里庶也適
子冠乎作禮之用諸衆子不得與焉列所以貴正體而明
嫌疑也非虛加莫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

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而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享不脩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予小子其夙夜敬止四方克定百姓家獲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衡爲少傅數年數上疏陳所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由是爲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爲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勸經學及朝饗羣臣威儀之則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皆可采用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白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乃與御史大夫甄譚其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執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疾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詔報

不許衡起視事上以新即位褒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默默不自安每有風雨水旱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尉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爲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闛佰爲界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闛佰爲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臨淮郡遂封眞平陵佰以爲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乃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殼曰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時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殼國界事曹欲柰何殼曰賜以爲舉計令郡實之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爲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佰爲界不足故而以闛佰爲界解何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

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徼舉郡計亂減縣界附上國下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爲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爲博士者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蓮勺音鞮酌）禹爲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曰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喜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官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傅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寬中以論語教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爲師

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爲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輔

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而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稱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詔報不許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大官致餐侍醫視病使者臨問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異二乃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爲人謹厚內雍貲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溉田

灌極嘗腹上貫他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莞絃禹成就弟子充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悌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疎之崇每候禹嘗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上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禹年老自治家舉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

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他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爲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宜更賜禹它地根雖爲舅上敬重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闡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願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

時徙咸爲弘農太守令禹得以閒時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亢數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而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即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日食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爲諸侯相殺或爲夷狄侵中國災變之

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
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勿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露壇著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月不言禹爲感動憂色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死謚曰節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太僕列於九卿

弟吉爲根舍敢數詣諸

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講望之二年玄成皆說論語語篇第或異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也孔子生伯魚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爲魏相順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

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孺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
治尚書爲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
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爲博士宣帝時爲太中大夫以
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
上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户號褒
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千長安
霸爲人謙退不好權 嘗稱爵位太過何德以堪之上
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
霸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
賞賜甚寧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秘器錢
帛策贈以列侯禮謚曰烈侯君霸兩子長子福嗣關內侯
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
年未二十舉爲議郎先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爲諫議大
夫來學弟子有不合左遷蜀長史 音 自免歸教授成帝初即
位爲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振贍流民奉使稱旨
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署高爲尚書令爲刺史其不
通政事以久次補謁侯丞相史轉爲尚書觀故事
品式數歲明習漢制

書令有詔光周密謀悵未嘗有遏加諸吏官以子男放
爲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
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爲禄動復領尚書
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二十餘年法度脩故事上
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愛而對不希旨合意或不從
不敢彊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屢以爲章
主之過以好惡言人罪大罪拙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
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
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
泄文是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發戍不結黨
交養游說有求於人既薨家自斂其魂然也從光禄動
多材於帝子行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爲王求漢嗣私事
遣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
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先右將軍廉褒後將
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宣定陶王誰可爲嗣者方進
根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

後者爲人子也定陶王宜爲嗣襄博皆如方進根議光
獨以爲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
盤庚殷之及王爲比中山王宜爲嗣上以禮兄弟不相
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爲太子光以議
不中意左遷廷尉光自以典尚書平法令號稱詳平時定
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甚小妻妬始等六人皆以長事
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
議以爲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明有所訖也長
犯大逆時妬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大

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光議以爲大逆無道
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犯法者也夫婦之
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
妬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
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襄後將軍博坐定陵
紅陽侯皆免爲庶人以光爲左將軍哀右將軍官職
執金吾王咸爲右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
月丞相方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薨上暴
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即

位躬行儉約省減譜牒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闇傅太后爲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冀寵其親屬使上不得

直道行頃之太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臣請遷歸故郡以銷災變羣臣戒卒不得遣從爲侍中駙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

又內迫傳太后猗違者連歲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為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怖傳太后指由是傳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罷歸光退閭里杜門自守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傳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為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閒閱三相議者皆以為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傳太后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微陰逆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其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七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朓朔憲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歲朝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變見三公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唯陛下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改畏變異勤心虛已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勑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稅斂恩

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書奏上說賜光束帛稱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舉尚書僕射敞以閨敞以舉故為東平王太守敞姓成公東海人也光為大夫月餘至相嘉下獄死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為御史大夫過近臣毀短光者免傳嘉為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為大司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徵立中山王子是為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以光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取為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厓皆莫不誅傷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明年徙為太師而莽為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太師光毋朝十日一賜

養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爲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

爰爲御史大夫丞相各一時壹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二世名公輔位前後十餘年官爲尚書止不教授後爲卽中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

卑下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豈忽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葬白太

九卿策贈以太師傅山侯印綬賜乘輿秘器金錢

第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典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傳

送葬載以乘輿輼輬及副各一乘羽林孤兒諸生合四

百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以過喪黎作穿復上

可甲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慶詔曰簡烈侯

初光以丞相封後益封兄食邑萬一千戶病甚上書讓

還七千戶及還所賜第宅奴婢金錢什物悉以分與

爲大司馬封侯昆弟子放嗣莽篡位後以光兄子永至卿大夫四五人始光父霸以

初元元年爲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

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

孔子焉故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奉其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莽弗嗣元始二年封周公孔子後為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更封為褒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

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以射策甲科為郎遷楚長史免官後為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宮行能高潔遷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稱徵為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為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為太師覲官位復代光為太師兼司徒官初宮哀帝時與丞相御史雜議帝祖母傅太后謚及元始中王莽發傅太后陵徙歸定陶以民葬之追誅前議者宮為莽所厚獨不及內慙懼上書謝罪乞骸骨莽以太皇太后詔賜宮策以侯就第王莽篡位以宮為太子師卒宮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徙杜陵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語在外戚傳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慽於是大臣薦

商行可以勵羣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絲是擢爲諸曹侍中中郎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商爲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爲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以爲大尚顓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大尚與上及後宮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以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爲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商爲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眞漢相矣初大

將軍鳳連婚楊彤爲琅邪太守其郡有災害十四以上
商部屬按問鳳以曉商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能爲彤
素善吏宜以爲後商不聽竟奏免之奏異寢不下鳳以
是重怨商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
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
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
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者自知爲鳳所中惶怖
更欲納女爲援遞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有日
蝕之變大中大夫謁者張匡等多詆人姦巧上書願對近臣
陳日蝕咎下朝者將軍丹等聞匡對曰竊見丞相商作
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性殘賊不仁遣禀輕吏微
求人罪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言商
與父傳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章下有
司商私怨讐商子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
其書示丹丹惡其父子乖迕爲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
以輔至德知聖王崇孝遠別不親後庭之事皆受命皇
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
耿定事更詭道因季貴人家內女執左道以亂政誣罔

詩大臣節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往者丞相周勃哥建大功及孝文時繼介怨恨而日爲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慘憂今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身位三公宗族爲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亂殺人劫製之端宜窮竟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國即求好女以爲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

繼遭呂霍之患今商有不仁之性通因怨以內女其姦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爲即得雒陽劇孟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執合貲鉅萬計私奴以千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闔門內亂父子相許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繆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喜虧損聖德有鼎折足之凶臣愚以爲聖主富於春秋即位以來未有戀姦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

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
奉承爲天下師不遵法度以冀國家而回辟下媚以進其
私執左道以亂政爲臣不忠罔上不道商刑之辟皆爲
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廬詔獄上素重
商知臣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免
商商薨免相三月發病嘔血薨死謚曰哀侯而商子弟親屬
爲駙馬都尉侍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
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
長子安嗣爵爲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商死後連
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
無罪言鳳專權蔽主鳳懼以法誅章語在元后傳至元始
中王莽爲安漢公誅不附己者樂昌侯安見被以罪自
殺國除

史卅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
爲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者宣帝父也宣帝微時
依倚史氏語在史良娣傳及即尊位而恭已死恭三子
高曾玄曾玄皆以外屬舊恩封曾爲將陵侯玄平臺侯
高侍中貴幸以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

帝疾病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帝崩太子
襲尊號是爲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乙骸骨賜安車駟馬
黃金罷就第薨謚曰安侯自元帝爲太子時冊以父高任
爲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爲駙馬都尉侍中出
常驂乘甚有寵上以冊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冊護
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
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閒元帝
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
檻上賮銅賮特面反下也以擿鼓擿音鄭礎也礎丁回反聲中嚴鼓之
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
數稱其材冊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
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鼙鼓之閒則是陳惠季微
是時善樂者名也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默然而笑其後
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吊哀王者元帝之少弟與太子游
學相長大謂同處長養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
以至於壯大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冊冊免冠謝曰臣誠
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
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切

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罪延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乃
解冊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
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
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竟時太子長
舅陽平侯王鳳爲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
出冊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閒獨寢時冊直入卧内
頓首伏青蒲上以青規地曰青蒲涕泣言皇太子以嫡長立積
十餘年名號繫於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
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

之議案實甚名此公卿已下必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
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冊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
喟然太息曰吾吾固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
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
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冊即却蘭首曰愚臣
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冊曰吾病寖加恐不能自還善
輔導太子毋違我意冊嘘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爲嗣矣
元帝竟崩成帝初即位擢冊爲長樂衛尉遷右將軍賜
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户給事中後徙左將軍光禄大夫

鴻嘉元年封武陽侯國東海郯之武疆聚戶千一百丹爲人足知愷悌愛人貌音儀潔湯不備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丹兄嗣父爵爲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溢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爲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令上將軍印綬賜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歸第數月薨諡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並爲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

昔訢子莽乃絕唯將陵侯無子絕於身云

傅喜字稚游河內溫人也高帝祖母定陶太后從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爲太子成帝選喜爲太子之子哀帝初即位以喜爲衛尉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聽罷侯就第以外屬封喜孰謙讓數諫之上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印綬以從弟孔

師丹代之莽爲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

女爲皇后又帝舅陽安侯

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喜

喜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

聽莽退衆庶歸望於喜喜

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行義修却忠誠憂國內輔之
衆庶失望王皆曰傳氏賢子以
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
義以子
王重輕魏以無忌折
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
喜而坐
及其死也君臣相慶
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
以閒廉頗漢散萬金
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
傳氏之廢興也上亦
自重之明年正月乃徙
司空而拜喜爲大司
丞倫又傳太后欲求
孔光大司空師丹共
特尊號與成帝母齊尊
正議傳太后大怒上不
爲封高武侯丁傅驕奢
免師丹以感動喜喜
後又欲奪喜侯上不
聽喜在國三歲餘哀帝
位王莽用事免傅氏
官爵歸故郡曼將妻子
白太后獨詔喜位特
進奉朝請喜雖外見憂懼
終莽賜謚曰貞侯莽敗

贛君東海郯人也少爲廷尉書佐郡船獄吏以斗食者祿少一年不蒲爲數也屬察廉補不其丞守趙貢行縣見宣甚悅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妻子與相見戒曰贛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習吏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武帝初即位宣爲中丞執憲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愍元元躬執聖道刑罰惟中而有之勞而無逸豫之端治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深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闕陰陽否閉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奉事精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

之要務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敗退稱進白黑分明繇是知名出爲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上徙宣爲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蒲歲稱職爲眞始高陵令摠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詰責謂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誣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申冒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遷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善樂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賦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已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鑄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檄亦解印綬

去又頻陽縣北當二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甚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僻在山中民讙譁易治令鉅鹿毋賞久郡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末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乃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冤府掾吏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

吏以令休所繇來久冬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據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关相樂斯亦可矣扶慚愧官屬書之宣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研皆爲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遷爲少府共張職辨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咎永上疏陳宣行能上然之遂以宣爲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爲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户宣除趙貢兩子爲史貢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爲吏亦有能名宣爲相府辭訟例不

蒲萬錢不爲移書後皆遵用籐侯故事然宦豎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父之廣漢郡盜賊羣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能克上廼拜河東都尉趙護爲廣漢太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降者數千人廼平會印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冊免宣令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初宣爲丞相而翟方進爲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爲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

法練國制度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
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
重任以數年後坐善宗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宣有兩
弟明脩明至南陽太守脩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
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脩居官宣爲丞相時脩爲臨菑
令宣迎後母脩不遣後母病死脩去官持服宣謂三年
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駮不可脩遂竟服縣是兄弟不
和父之哀帝初即位博士中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
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

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賊客楊明
欲令劊咸面目使不居位會司隸缺況恐咸爲之遂令
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劊事下有司御史中丞
衆等奏況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勑承化而骨
肉相疑咸受將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
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
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劊殺近臣於大道人衆中
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桀點無狀畏忌萬衆讙
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鬬者同臣聞敬近臣爲

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甘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廷尉直以爲律曰鬬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傳曰遏人不以義而見疵者與痡人之罪鈞惡不直也咸厚善脩而數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況以故傷咸計謀已完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誅以恐咸爲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鬬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手足今以況爲首惡明手傷爲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爲城旦上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爲庶人歸故郡卒于家宣子惠亦

至二千石始惠爲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
橋梁郵亭不脩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
處置什物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
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
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
言爲然初宣後封爲侯時妻死而敬哀公主寡居上令
宣尚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後宣卒主上書願
還宣葬延陵奏可況私從敦煌歸長安會赦因留與壻

私亂衰帝外家丁傅貴主附事之而疏王氏元始中莽
自尊爲安漢公主又出言非莽使使者以太皇太后詔賜
事覺時莽并治況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太皇太后詔賜
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擯宗室且嫂何與
取妹披抉其閨門而殺之使者迫守主遂飲藥死況梟
首於市白太后云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乃
止

朱溥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爲亭長好客
少年捕搏敢行稍遷爲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十大夫不

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交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爲督郵書掾所部職辦郡中稱之而陳咸爲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走吏間步至廷尉下候伺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得爲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爲咸證驗治數百治數百謂被笞掠也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爲郡功曹久之成帝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爲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第入爲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曰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徧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勑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傳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

臨事應變乃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
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爲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
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
爾問其故對言惶恐惶恐言畏新太守之威　故事二千石新到輒
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擊抵几曰觀齊兒欲
以此爲俗耶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
用者出教置之皆新補置以代移病者
府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贛遂老冑老大儒教授數百人
皆起舒遲博出教告主簿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

其起閑習乃止又勑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音紹謂大袪也不
事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
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又學儒吏時有
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二尺律令以
從事耳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待堯舜
君出爲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
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蜀縣各用其豪桀以爲
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他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
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以是豪

彊懃服懃之涉反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白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閤溥廻見丞掾曰以爲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耶閤下書佐入溥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王卿得勑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驚十餘日間捕得五人溥後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竭伐閱詰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以高第入爲左馮翊蒲宻爲眞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下吏以此爲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所劓著其類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溥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溥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劓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溥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洒鄉恥技拭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溥因勑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溥擢禁連

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事舉筆相使
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
功曹惶怖具自號奸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通
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
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遷為大司農歲餘坐
小法左遷犍為大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為寇盜博厚結
其昆弟使為反閒襲殺之郡中清徙為山陽太守病免
官復徵為光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
博恐為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
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
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
其中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更議難知者數十
事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覆意之正監以為博苟稱意
未必能然即其條白焉縛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為平處
其輕重二十八九官屬咸服博之論略材過人也每奏
從易官所到輒出奇議如此以明示下為不可數者久
之遷後將軍坐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
立黨與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即位起家復為光祿大夫

遷爲京兆尹數月超爲大司空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
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
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改何武爲九卿建言古
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
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文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
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
三公官定卿大夫之職受政以考功效其後上以
問師安昌侯張禹禹然侍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票
騎將軍而何武孟是下賜曲陽侯根大司馬
印綬置官屬罷驃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
空皆封列侯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官焉議者多以爲古
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吏皆不同於古而獨改
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
區井水俱竭又其府中列栢樹堂前有野烏數千棲宿其
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
後二歲餘朱博爲大司空奏言臣聞王之道不必相襲各
隨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
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歷載二百天下

安寧今更爲大司空與丞相同位去 獲嘉祐故事選郡國
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
爲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
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爲
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 旨制臣願盡力以御
史大夫爲百僚率哀帝從之遍更拜傅爲御史大夫會大
司馬喜免以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
馬冠軨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爲大司徒復置大
司空大司馬初何武爲大司空又前丞相方進共奏言

古選諸侯賢者以爲牧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
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
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
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
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
制奏可及博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內
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
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轂轂登擢
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

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究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校上不過三捾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劒以佩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傅喜爲大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傅晏承太后從弟

譴諛欲順指會博新徵用爲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以廣孝道繇是師丹先免博代爲大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爲庶人以博代光爲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博上書讓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臣獨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傅大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曼風丞相奏免喜侯博受詔與御史大夫趙玄議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

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
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事與喜相似即共奏喜
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得也
請皆免爲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即
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
雜問宣等劾奏博宰相之上卿晏以外親封位特進股
肱大臣上所信任不忠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爲百寮先
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博執左道亂損上
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傾亂國家後人之雄附下罔
上爲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
宴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
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
議右將軍蟜望等四十四人以爲如宣等言可許諫大
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爲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
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顓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
晉執囚行父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今晏放命圮族
干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爲亂階宜與博
玄同罪罪皆不道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户四分之一

假謊者節召丞相詰廷尉詔獄博自殺初博以御史爲丞相趙玄以少府爲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毀延登受策有音如鐘聲及是同敗信有祥焉

蔡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爲郡文學高進年十二三失父廢學給事太守府爲小史號遲頓（頓讀爲鈍）不及事數爲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誦宜蔡父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爲諸生學問方進感厲爲小史閒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舉書大義母欲

令刀以射策甲科爲郎

嵗士受業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內不自得其後吾士大夫之閒不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交河平中方進轉爲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吾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

奏事遷爲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
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
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今尚書持我
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爲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
月餘方進於是舉劾慶奉使不謹慶坐免官會地浩
商爲義渠長所捕亡長取其母與豭猪連繫都亭下商
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
人亡丞相御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
捕察無狀者奏可司隸校尉消勳奏言春秋之義王

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竊得奉使以督察公
卿以下爲職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元子奉
使命大夫甚諄道順之理宣本不師受繆衛匿事以立
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擅作威乃害
于乃國不可之大者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
國法度議者以爲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會浩商
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
除謁兩府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
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消勳亦初拜司隸不肯謁丞相御

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逢帝舅成都侯王商道路下車立謁過乃就車於是方進舉奏勳更二千石辜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爾又論節失慶郡謁無肅色屬內荏苒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時太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勑正以先羣下前親紀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客語言以論欺成罪後丞相宣以一不道罷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勳議者以爲方進不以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宜抑絕其原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遂取勳爲昌陵令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朝廷繇是憚之丞相宣甚器重焉常戒掾史曰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喜橈爲奸利者方進部掾史覆按發大姦臧數千萬上以爲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爲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師

畏之時胡常爲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爲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居官三歲求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坐廣漢盜賊羣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並徵發爲姦兇爲羸人方進亦坐爲京兆時奉喪事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飭供養甚篤及後母終既葬弄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

家之制爲相公潔請託不行於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中傷者亢多如陳咸宋博蕭育逢信孫閎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才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爲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初即位擢爲部刺史歷琅琊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甫從博士爲刺中云後乃進爲京兆尹咸從南

陽太守入爲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已從高第郡守歷京兆太僕爲衛尉矣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宣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爲中郎與從事鳳夢後從弟車騎將軍音代鳳輔政亦厚湯逢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湯徙敦煌時方進新爲丞相陳咸內懼不安迺令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說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發敢言罷亡何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薦舉後爲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直內自知行辟亡功效而官媚邪臣欲以徼幸苟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咸信之謂也過惡暴兒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奏可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策拜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爲九卿

坐爲貪邪免自知罪惡深陳依託紅陽侯立徽幸有司
莫敢舉奏冒濁苟容不顧恥辱元當蒙方正舉備內朝
巨卉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
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廣干長有罪上以
太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以金錢與
立立上封事爲長求留曰陛下既以文以太后故誠不
可更有它計後長陰事遂發下獄方進劾立懷姦邪亂
朝政欲傾誤要主上彼猶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
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
行積爲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爲黨庶幾立
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已逐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故光祿
備大臣爲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故光祿
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爲朋心有背公死黨之
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僞材
過絕於人倫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是皆尚殘賊酷虐
苛刻慘毒以立威而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
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
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

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權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陵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咸既廢錮復徙故郡以憂死方進知能有餘慕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律號爲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言不當意內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勿咸然以能議爲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伏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以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爲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不許乃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前史二千石已上免二十餘人其見任如此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歷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厚享尋以爲議曹爲相九歲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山川水泉

反理視患民人訛謠斤事感名三者既效可爲寒心今
提揚眉矢貫中狼舊匈奴且張金歷庫土逆度輔湛沒
火守舍萬歲之期近慎朝嘉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
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爲具臣以全身難矣大責日
加安得但保斤逐之戮闔府三百餘人唯吾侯擇其中
與盡節轉凶方進慶之不知所出會郎賁（賁音肥姓也）麗善
爲星上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
上遂賜策令審處焉方進即自殺上祕之遣九卿策
賜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帳柱檻比

衣素輿子親臨吊者數至禮賜異於他相故事謚曰綦
侯長子宣嗣宣字大伯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
在位爲關都尉南郡太守少子曰義字文仲少以父任
爲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爲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
陽侯爲婚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莅行太守事行縣
至宛丞相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謁丞相史對飲未訖會
義亦往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言亦善須臾義至內謁
徑入立逕走下義既還大怒陽以它事召立至以主守
盜十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縣恢亦

以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義曰敬
今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載環宛市還送吏民不敢動
威震南陽立家輕騎馳從武關入語曲陽侯曲陽侯白
成帝帝以問丞相方進進使吏勑義出宛令宛令已出吏
還白狀方進曰小兒未知爲吏也其意以爲入獄當輒
死矣後義坐法免起家爲弘農太守遷河內太守青州
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徙爲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
莽居攝義心惡之乃謂姊子上蔡陳豐曰新都侯攝天
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
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
衰弱外無彊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率將
倫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
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
以今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今欲發
乃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郡尉
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乃東郡王孫
慶素有詐略以明兵法徵在京師義乃詐移書以重罪
傳逮慶於是以九月都試日九月六日太守郡尉令長
丞會都試課殿最斬觀

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之署將帥嚴鄉侯
信者東平王蒼子也雲誅死信兄開明嗣爲王蒼薨無子
而信子匡復立爲王故義舉兵并東平立信爲天子義
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以東平王傳蘇隆爲丞相中
尉皇甫爲御史大夫移檄郡國言莽殺孝平皇帝編
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其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
十餘萬莽聞之大懼乃拜其黨親輕車將軍成武侯孫
建爲奮武將軍先祿勳成都侯王邑爲虎牙將軍明義
侯王駿爲殭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爲震威將軍

宗伯忠孝侯劉宏爲奮威將軍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爲
中堅將軍中郎將震先侯寯八兄況兄音爲奮威將軍凡七
人自擇除關西人爲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以
擊義焉復以太僕武讓爲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將作大
匠蒙鄉侯逯並爲橫塞將軍屯武關義和紅休侯劉歆
爲揚武將軍屯宛大保後丞丞陽侯巍部爲大將軍丞陽
侯音屯潁上常鄉侯王惲爲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
尉王晏爲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爲城門將
軍皆勒兵自備莽日抱孺子會羣臣而稱曰昔成王幼

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叛今霍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罹此患況臣等之不遭變不章聖德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柏譚等班行告諭當尺位孺子之意還譚爲明告里附城諸將東至陳留莽當與義合戰破之斬劉璜首（案留故戴國屬陳留後曰考城）莽大赦天下改其軍於圍城亡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屬磔陳都市卒不得信初三輔聞霍義起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鄠令劫掠吏民衆十餘萬人

見未央宮前殿莽晝夜抱孺子前宗廟後拜衛尉王級爲虎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閻遷爲折衝將軍與虎牙將軍王邑等自關東還便引兵西彊弩將軍王駿以無功免揚武將軍劉歆歸故官復以邑弟侍中王奇爲揚武將軍城門將軍趙惲爲厭難將軍復將兵西二月明強弩將軍中郎將李棽爲虎賁殿勞饗將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及金城塞外羌豎畔時州郡帥大封拜先是益州蠻夷反大爲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

十五人曰皆以舊怒來報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眞矣初義所收宛令劉立聞義舉兵上書願備軍吏爲國討賊內報私怨莽擢立爲陳留太守封明德侯始義兄宣居長安先義未發家數有怪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在宣教授諸生蒲堂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去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敢儻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爲而大禍至也太

人可歸爲棄去宣家者可以避害母不肯去言訖自經於是宗族自縊者二十餘人後數月敗莽盡壞義第宅汙池之發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阬以棘五毒并葬之而下詔曰蓋聞古者伐不敬取其鑪鋘築武軍封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逋者反虜劉信翟義尋逆作亂于東而芒竹羣盜趙明霍鴻造逆西土遣武將征討咸伏其辜惟信義等始發自濮陽結姦無鹽殄滅於圍趙明依阻槐里環隄霍鴻負倚蓋屋芒竹咸用破碎亡有餘類其取反虜逆賊之鑪鋘

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圍㯳里盩屋凡五所各方丈
六高六尺築爲武軍封以爲大戮蔫樹之棘建表木高
丈六尺書曰反虜逆賊纏鯢在所長吏常以秋循行勿
令壞敗以懲淫惡焉初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爲饒
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爲害方進爲相與御史大夫孔
光共遣掾行視以爲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
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
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
童謡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
復誰云者兩黃鵠謂無水淮田不可統也
手耳兩黃鵠訛言有聚象之史

列傳第十五上

列傳第十五下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吾爲衛司馬使送郅支單于侍子爲郅支所殺語在陳湯傳永少爲長安小吏後博學經書以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薦其有茂材除補麗畢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庾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臣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湛溺後宮般樂游田立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

極至凡災異之發各以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嚴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要失中與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立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驕妻驕奢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

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彊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廣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去倡優之笑絕卻不享之善信海內之賓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內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百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妄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殷紂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卅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隆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

嫚之端抑褒閹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
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
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
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普龍羣納言而舜命惟允四
輔既備成王猶有過事誠勑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
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
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
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
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

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短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賞量以
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寖潤之譖
愬則抱功脩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
即工小人日銷俊乂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
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絶爲十二州
制遠之道微而無垂旰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
秦君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内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
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

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鋤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
親萬姓平刑釋冤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
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
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
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
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共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
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福鉤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
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
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二年之間災異蜂起小大畢具
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
正疏舉廣謀又不用甘苦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
也天責愈深此五者十一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
留神對奏天子異焉深忖召見求其要皆令諸方正對簒
語在杜欽傳求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
亂所極言闕於聖聰書陳於前陛下棄委不納而更使
方正對簒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
至言角無用之虛文欲求殺災異蒲蘭誣天是故皇天
勃然發怒甲己之閒震風三溪折木此天至明不

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永對曰日食地震皇之石貴妾寵所致是時上初即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求知災變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匈奴呂嘉之難三垂晏然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亡吳楚燕梁之孰百官盤互親疎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此欲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官官擅塞大異皆瞽說欺天者也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大明之明戒聽瞢瞽珠之瞽說歸咎乎無辜倘異乎政事董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即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要優冒京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各有占應相為表裏百官庶士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昌宗師王道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醞陛下誠深察憲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謟深之意解偏駁之愛

舊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急復益納宜子婦人無擇掌字無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閒乃反爲福得繼嗣而已無非有賢也後宮女史使令有盡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閒以遏天所開右慰釋皇太后之憂愠解謝上帝之讁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忘根不除水雨之災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天變成形臣欲捐身關東不及事已疏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斤讖惟幸之私欲開

賁后盛妾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由至尊聞天意甚難語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以爲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則以爲誠天意也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唯陛下省察熟念厚爲宗廟計時對者數十人永與社稷爲上第焉上皆以其書示後宮後上嘗賜許皇后書采永言以書之語在外戚傳永既陰爲大將軍鳳說矣能實妄高由是擢爲光禄

六十六永奏書謝鳳司永上箭之材質薄學朽無一日之
雅左右之介將軍說其狂言擢之皂衣之吏厠之爭臣
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盡員受之懇懇雖齊桓晉文用士
篤密察父慈兄愛育子弟誠無以加普豫子吞炭壞形
以奉見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知氏孟嘗猶有死
士何況將軍之門鳳遂厚之數年出為安定太守時上
諸舅皆修經書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
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病困屬從弟御史大夫音
自代上從之次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勸令辭職讓
門高枕為智者首譚感永言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
是譚音相與不平永遠為郡吏恐為音所危病蒲三月
免音奏請永補營軍司馬永數謝罪自陳得轉為長史音
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說音曰將軍履
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可謂
富貴之極人臣無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
宜夙夜孳孳執伊尹之彊德以守職臣上誅惡不避親
愛舉善不避仇讎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乃可

以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
今已過期尚在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微熒
惑用怒明大逆行守星其逆常也守尾變也意豈將軍
忘滛漸之義委曲從順所執不彊不廣用士尚有好惡
之忌蕩蕩之德未純方與將相大臣垂離之萌也何故
始襲司馬之號俄而金火並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
異唯將軍畏之慎之深思其改改求其路以享天意音
猶不平薦永爲護苑使者音昆莬成都侯商代爲大司馬
衛將軍永乃遷爲涼州刺史令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
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臣竊見
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龍陽德由小
之大故爲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
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爲後
者殘賊不仁苟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元年九
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已未夜星隕乙酉
日有食之六月之閒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
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
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牝用婦人之言自絕

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能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言婦人不得與政事也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愈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擾庭獄大為亂阱榜箠慘於烙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已罪建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幷蝕以昭其章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出宗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出與羣小相隨鳥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妖出流湎媟嫚殺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亡奉宿衛之臣孰干戈而守空宮公卿

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
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
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
邪臣之計去高敬初陵指上
之性因下爲高積土爲山發
役重增賦斂徵發如雨役百
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盱
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叛
秦流散冗食饑死於道以
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

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
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
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
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
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
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
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
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
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
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
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

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羣小
罷北宮私奴車馬嬉出之具
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
堂之盛寵毋聽後宮之請謁
陷阱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
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
力役存卹振救困乏之人以
賊無使素餐之吏又卩厚加
孳孳孌孌省無急舊遊畢改
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卷
克已復禮毋貳微行出飲
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王
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
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
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
弭遠方崇厲忠直放退姦
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夙夜
德既章織介之和不復載

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
廟庶幾可保矣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為
微行多近羣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
夙夜所當憂至親輩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
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蚤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
見答禮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謫永令發去上
使侍御史收永勑遷交道厩者勿追御史不及永還上意
亦解自悔明年徵永為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
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衛

尉淳于長受求所欲言求對曰臣聞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昆蟲統理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兼聽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淫湎荒迷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各徵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弗星耀光飢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治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夫亡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賢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況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蜂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皆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參三難之際會亥酉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

士精所生流陰之應出於飢饉之後兵亂作矣嚴期不
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
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
幽閒之處徵賦督捕之亂外則為諸侯下士將有弒並
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呂舉兵以
火角為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
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
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
黷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
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
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
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
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
諸侯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
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傳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敗辭曰關動牡
飛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王者遭衰難之世
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

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士焉故牡飛往
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
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并至滔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
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闕大異較炳如彼
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
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違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
飛之狀殆爲此發百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
不堅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論語曰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
官道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
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
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
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勑勸
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
之亂庶幾可息矣永對奏天子甚感其言亦於經書汎
爲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治淡如劉向父子及揚
雄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
餘事略相及覆奏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

知之不甚親信也永所居位職爲北地太守歲餘衛將
軍商薨曲陽侯根爲驃騎將軍薦永徵入爲大司農歲
餘永病二月有司奏請免故事公卿病輒賜告至永獨
即時免數月卒於家本名並以尉氏樊並反更名永云
社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及父積功勞皆至
郡守武帝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
吉學問得其家書以孝廉爲郎與車騎將軍王音善平
阿侯譚不受城門職坐後薨上閔悔之乃復令譚弟成都
侯商位特進領城門之兵得舉吏如將軍府鄴見音重

平阿有陽陵部監音與音親密音從其言由是二人皆重
鄴後以病去郎及商爲大司馬衛將軍除鄴主簿以爲
腹心舉侍御史哀帝即位遷爲涼州刺史鄴居職寬舒
少威嚴數年以病免是時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稱太皇
太后帝母丁姬稱帝太后而皇太后即傅太后從弟子也
傅氏侯者三人丁氏侯者二人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子
鄭業爲陽信侯傅太后充嶺與政專權元壽元年正月朔
上以后父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
侯丁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

扶陽侯章育臨羣鄴方正鄴對曰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德之母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迎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爲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晻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亡毋事儉約非禮一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善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改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爲陰所陵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坤以法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歟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第家以詔策決復還就國高昌侯宏上蕃自絕猶受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閒未旬月詔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遷而及兼官奉使顯著罷過故及陽信侯業皆

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北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勢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爲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曖然日蝕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享賞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漬猥正右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悟覺見則以爲可計之過者

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恒然願陛下加致精誠事稽諸古以收帝怒以厭下心禎祥福禄何嫌不報鄴未拜病卒鄴言民訛言行籌及谷永言王者買私田彗星墮石牡飛之事皆爲時所稱初鄴從張言學言子竦又孤幼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小學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因名云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婁蒙瑞應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衆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徧武帝故事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宣室上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哉以褒爲待詔武等聽鼓鼙武詣博士受業治易以射策甲科爲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光祿勳舉四行遷爲鄠令坐法免歸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帝聞大求商捕辱驗家顯怒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縣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爲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爲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毉小戴音也行治多不法前剌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剌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

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實容爲羣盜得爲盜吏捕得之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武爲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郡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爲常初武爲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女同姓故厚之後壽爲大司農其兄子爲廬江長史時武奏事在邸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爲其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無等酒酣見其兄子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經歷下未嘗不見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廼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衆彊之不得已乃見賜后酒歲中廬江太守舉之其守法見憚如此爲刺史五歲入爲丞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出爲清河太守數歲坐郡中被災言什四以上免久之大司馬曲陽王根薦武徵爲諫大夫遷兗州刺史入爲司隸校尉徙京兆尹二歲坐舉方正

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有司以讒說免虛偽武坐左遷楚內史遷沛郡太守復入爲廷尉綏和元年御史大夫孔光左遷廷尉武爲御史大夫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即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武更爲大司空封氾鄉侯食邑千戶氾鄉在琅邪不其哀帝初即位褒賞大臣更以南陽釁之博望鄉爲氾鄉侯國增邑千戶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龔及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然疾朋黨閒文吏必於儒

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illegible]託其所居亦無赫名去後常見思及爲御史大夫[illegible]空與丞相方進奏言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史與獄事相總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政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以壹統信芟苴姓也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以治臣請稱如太守內史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制曰可以內史爲中尉初武爲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語在朱博傳唯內史

事施行多所舉奏號爲煩碎下罷賢公功名略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武後母在都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以此策免武令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後五歲諫大夫鮑宣數稱寃之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對而高安侯董賢亦薦武由是復徵爲御史大夫月餘徙爲前將軍先是新都侯王莽就國數年上以太皇太后故徵還京師莽從弟成都侯王邑爲侍中獨稱太皇太后

哀帝復請之事發覺太后爲謝上以太后故不忍誅之左遷邑爲西河屬國都尉削千戶後有詔舉太常莽私從武求舉武不敢舉後數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辟丁傅衆庶稱以爲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武爲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獨謀以爲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跡相錯爲

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
竟自用莽爲大司馬莽風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
舉皆免武就國後莽寖盛爲宰衡陰誅不附己者元始
三年呂寬等事起時大司空甄豐承莽風指遣使者乘
傳案治黨與連及諸所欲誅者上黨鮑宣南陽彭偉杜
公子郡國豪桀坐死者數百人武在見誣中大理正檻
車徵武武自殺人多寃之莽欲厭衆意令武子況嗣爲
侯謚武曰剌侯莽篡位免況爲庶人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坐户殿
門失闌免光禄勳于永除爲掾察廉爲南陵丞復察廉
爲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者召見宣室對政事
得失超遷太中大夫出爲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徵
入爲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平當
爲丞相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户嘉爲人剛直嚴毅
有威重一甚敬之哀帝初立多變更成帝之政嘉上疏
以爲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因薦儒者公孫光蒲昌及能
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天子納而用之
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

詔又與后舅伍宏謀弒上爲逆雲等伏誅躬寵耀爲二
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
傅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
章擬去宋弘更言由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
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十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
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
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
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
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
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
引領而議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
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
其事亦議大司農咎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
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
迕可得容身滇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感其言
止數月遂下詔切責公卿封賢爲高安侯南陽太守寵
爲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爲宜陵侯後數月日食舉
直言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儆逸欲有

國競競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
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
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
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
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
臣弒君子弒父父子至親夫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
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
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
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郡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
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
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
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
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貴寵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
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憂外奉
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
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

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
育育數娶還家貴不滿千萬於仁愛能長榜死於獄
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而識計陛下陛
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節儉數來於過上稱誦德美
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
緣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唯用度不足
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聞焉都尉董賢亦起
官寺上林中又爲賢起大第開門鄉北關引王渠灌園
起便若護作當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哥病長安厨給
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爲賢治器器成奏御通行或物
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實婚
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
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諠譁墓吏惶惑詔書罷苑而
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壞壞奢僭放縱變亂
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箠尋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
馬者馳入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爲箠尋者策失之飛也
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變孔子曰危而不持顛
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

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宦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慾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也宜深覽前世以節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寖不悅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薨上因託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言王者代天爵人不可不慎比者山崩地動日食於二朝皆陰盛侵陽

戒前賢已再封晏商再見亟業緣私横求恩已過厚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効愚戇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歆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辜雲踰冬無討賊疾惡王儀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爲庶人後

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沉譚頗知文雅鳳經明行修聖主有計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前事上乃發怒召嘉詰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總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爲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輒以自効今又稱譽相等云爲朝廷惜之大臣舉錯恣心自在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對狀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爲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各由嘉生二嘉坐薦相等微薄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詔者召嘉詰廷尉詔獄雜議衛尉定雲等二十五人以爲如光等言可許議郎龔等以爲嘉言事前後違無所執守不任宰相之職宜奪爵土免爲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爲聖王斷獄必

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
銜怨而受罪明主賜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
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爲下
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吊之廢宗廟之祭進
之以禮退之以義詩之以行案嘉本以相等爲業罪惡
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
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
知大義唯陛下察焉有詔假謁音節召丞相詣廷尉詔
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
曰將相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
危坐府門上之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柸以擊地謂官屬
曰丞相辜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
衆丞相豈兒女子自殺何謂阻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
再拜受詔棄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
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
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五十二人雜治嘉子孫門嘉嘉
對曰案事者思得其實冤痛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
爲一不當死欲關公卿不重慎置驛馬傳書冤狀不得踰冬

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何用爲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
等皆宜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
此則君何以爲罪猶嘗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
辱嘉嘉嘿然卿大嘆曰幸得充備寧相不能進賢退不
肖以是爲國忠有餘責吏問曰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
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
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
不食歐血而死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
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語在賢傳嘉爲相二年誅

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爲丞相
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録忠臣封嘉
子崇爲新甫侯追謚嘉爲忠治詩事宦衛攀孝廉爲郎
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宦衛攀孝廉爲郎
元帝末爲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才復補博士出爲東
平王太傅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議論深博
廉正守道徵入爲侍中大夫給事中數月復以光祿
大夫給事中朝夕論政事尊重成帝
末年立定陶王爲太子丹爲太子太傅帝即位

爲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一領尚書事遂代二王奉爲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爲大司空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內邑邑及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

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

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數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引古以制今援近以喻遠而但阿從苟順以說耳非所以安國家也昔秦昭王末年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動地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不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陛下聖德天生而無子年雖六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盡克己躬行必觀孝文皇帝從代天下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眷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爲太傅陛下以臣

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爲三
公職在輔弼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燕人竊議災異數見
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讒於僞
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寸且如言初
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稱皇太后
而上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王
爲藩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真定氏而爲華
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爲
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以左將軍與王莽共劾奏宏知
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爲比喻詿
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
宏爲庶人傳太后大怒要上必欲稱尊號上於是追尊
定陶共王爲共皇帝尊傅太后爲共皇后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猶等
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官吏
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
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

倫之序王人倫之序正則乾坤
人主與黔民俱蒙福祚尊卑者
定陶共皇太后共皇一而已定陶共
夫之義也欲立宮置吏服與太皇
尊卑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
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
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
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
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
其廟入今欲立廟於京師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
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
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
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會有
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
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
以來久矣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又
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下傳子弟閒之使人上書告

丹上封事行道人偏持其書上以聞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失身宜下廷尉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上書言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當書劾咸欽幸得以儒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知丹社稷重臣議罪處罰國之所慎咸欽初傳經義以爲當治事以暴列乃復上書妄稱譽丹前後相違不敬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令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後尚書令唐林上疏爲丹訟冤上從林言復賜丹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丹既免數月上用朱博議尊傅太后爲皇太太后與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同尊又爲共皇立廟京師儀如孝元皇帝博遷爲丞相復與御史大夫趙玄以前事奏免丹爲庶人丹於是發歸鄉里者數年平帝即位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發掘傅太后丁太后冢奪其璽綬更以民禮葬之定陶隳廢共皇廟諸造議冷褒段猶等皆徙合浦復免高

昌侯宏爲庶人徵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
太皇太后詔封舟爲義鴻侯月餘薨謚曰節侯子業嗣

王莽敗絕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
支庶食采於晉之楊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楊在
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會晉六卿爭
權韓趙魏興而范中行知伯獘當是時偪楊侯楊侯逃
于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楊氏遡江下處巴江州
而楊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遡江下處岷
山之陽曰郫有田一頃宅一區世以農桑爲業自
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無他貲於蜀雄少而好學
不爲章句訓詁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
口吃不能劇談口默而深湛之思清靜無爲少嗜欲不
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
產不過十金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
之言不好也非其意雖豪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先是
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
常擬之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

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
則大行不得待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蕩身哉乃作
弔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嶓冢投諸江流以吊屈原
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
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畔離也牢聊也與君文
相離愁而無聊也多皆不載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
甘泉泰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
月從上幸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惟漢十世將
郊上玄定泰時雍神休祚興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卹

紱錫羨拓迹開統於是延命羣僚厥吉日協靈辰星肇
而天行詔招搖與泰陰并伏鈎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
壘兮梢夔魑而挾獝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殼轔而軍
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
總總撙撙其相膠葛兮焱駭雲訊奮以方攘驫羅列布
鱗以雜沓兮柴虡參差魚頡而鳥聯翕霍霧集蒙
合兮半散照爛爞以成章以是棨輿通登天人鳳凰兮翳
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蚪蠼略轢綏瀺灂帷蠸紲帥爾陰閉
雲漂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羨旄邛偈之旖旎

也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轂萬騎於中營兮
方玉車之千乘聲駍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以馺遺風
陵高衍之嵱嵸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椽欒而狎天門兮
馳閶闔而入凌兢是時未轉天甘泉也遹望遠天之繹
繹下陰潛以慘廩兮上淇紛而相糾鑾直嶢嶢以造天兮
厥高壑而不可虧疆度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
薄攢羣閭與萎苦兮紛被麗其亡鄂崇丘陵之駿駼兮
深溝巖巖而爲谷遝遝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巒石關施
靡翳延屬於是大夏雲譎波詭權謯而成觀仰擒首以
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正瀏溫以弘惝兮指東面之漫
漫徙回回以徨遑兮魂迫迫而驚剥削而晉劉虡斡軒而周流
兮忽輾轉而立坻羣玉樹之青葱兮璧馬壘之驌驦金
人仡仡其承鍾虡兮嘉嚴嚴其龍鱗揚光曜之燎爛兮
乘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洪臺
搖其獨出兮掇北極之嶙峋列宿乃旋於上蔡兮日月
繞經於袂捩振雷鼓律而靈鼉兮電倏忽於牆藩鬼魅不
能自還兮半長途而下顛委棄而絕飛漂兮浮蔑蠛
而撇天左纛槍石玄冥兮馮隆融後羿掩日兮陰

幽都兮涌醴汩以生川蛟龍連蜷公東屋兮白虎敦圉
臯兒侖覽榛流於高光兮遠望於西清冥翳崔巍乎
和氏玲瓏炕浮柱之飛榱兮伸莫夷而扶傾瑣闥閾其
寥廓兮似紫宮之峥嶸駢交錯而罥衍兮蜒蜿蜒蜿
相嬰葉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葩成曳紅采之流離
兮颺羣氣之寬延襲旋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肅廓
臨淵田焱肆其陽駭兮獲桂椒而蘭移播芳蕪以窮
隆兮擊薄櫺而揚聲鄉咲皆以棍兮聲平馬隱而歷鍾
排玉户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雅頗張其彈洎兮
稍暗暗而靚深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暮曜受平之調琴
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鈎繩雖方征僑與偓佺兮
猶彷彿其若夢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聞蓋天子穆然
珍臺閒館璇題玉英蜎蜎蠉蠉之中惟夫所以澄心清
魂儲精垂思感動天地逴躩遠遊經營三神者邁搜逑索耦皇伊
之徒冠倫匹能函其掌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
靈之宮廉薄而為席兮折瓊枝以為羽兮翕清雲之流
瑕兮飲若木之露英雜糅虖繽紛禮神之圃登乎頌祗之堂建
光耀之長旆兮昭華覆之威威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

目扈三危陳衆車於東院亏肆玉缶而下馳漂龍淵而
還九垠亏窺地底而上四風從從而扶轄亏鸞鳳紛其
御鑿梁弱水之瀺灂亏躡不周之逶蛇想西王母欣然
而上壽亏扈玉女而郤處妃玉女無所眺其清靈亏處
妃曾不得施其蠆眉方睠道德之精剛亏侔神明與之
爲資於是欽崇宗祈燎熏皇天招搖泰壹舉洪顥樹靈
旗樵蒸熾上配蓼四施東燭奮海西燿流沙北爌幽都
南煬冊厓玄瓚觕鬱鬯泔淡酌醽醁醇醲醨醪醴醨醲醇
醨醪醴醨醲醇醨醪醴醨醲醇醨醪醴醨醲醇

遠則石關封鑾枝鵲露
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
室唐虞采椽三等之制
欲諫則非時欲默而不能故還北而降之乃上比於
帝室紫宮並名曰紫人力之所營鬼神可也又是時
趙昭儀方大幸後宮專寵之衆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
羣三神又言正文郎密奏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
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羣臣橫大
汾陰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臨龜池登歷觀陳
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鼎象賢臣以興百神之
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其辭曰
伊年暮春將蠶后土禮靈祇詔汾睽上
崇垂鴻發祥隤祉欽若神明盛典斯舉
於是命羣臣齋法服整鑾輿鳳
乘棍葬星之流旆鸞鳳之
轟被雲梢舊雷鞭驚雷
倫奉車風發飛廉奔
[illegible]

旭旭天地祠紫蘖立蹤
泠河靈夔踽凡 音華蹈哀逐蠻
也靈祇既鄉五伯時叙
安步周流容與以覽虛
於龍門灑沈箔於蠻
望兮聊浮流以經營樂往昔之遺
臧帝唐之高高兮瞰隆
行睨陔下與
譯龍而超河
灘而下降鸞蕭條其幽藹兮
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
雙遵遂庶歸來以西
乾坤之貞兆兮悉總之
玄宴及祝融敦兕坤使
之縕熙兮遵清
高蹤既發朝於平盈
羽儀紫
帝三
羹戴湯以
庖廚而已

膏腴數十黍稷之地文有餘下六人足以露零其庭醴泉來湧
遊其沼醽醁藻其圃神鼎載禮而下和山木茂成湯好田而天
爲尚小麋宣王圃田十里民以爲大稽民之與奪民也
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下杜樊鄉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
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
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
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後宮殫奢窮妙極麗雖顛割其三垂
以贍旅一日忽至羽騎田車戎馬器械備待禁籞所營尚
泰奢靡誇詡非虞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
復脩前好不折中旨泉臺故耶因校獵賦以風其辭曰
或稱戲遊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亦各竝時而
得宜要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爲得七十而有二
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
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厚佚豈貴
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以爲驂
秉三王之陀薛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

皇之登閼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帝將唯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頊玄宴之統迺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閶闔儲積共偫戍卒夾道斬蕪薙夷野草禦自汧渭經豐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杳爾迺虎路三嵕以爲司馬闉經百里而爲殿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瀣碣以崇山營合屋會然后先置罘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貢育之倫奮盾負羽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音燧之罕曜日月之采髣髴彗星之飛旗青雲爲紛紅霓爲縿蠭之罘崑崙之虛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遙遙與前後要遮檄捲爲闡明月爲候熒惑司命天弧發射鮮不命陸離駢衍似路徼車輕武鴻鋼緁獵殺殺軫軫被陵緣阪窮冥極遠者相與迾馳高原之上羽騎營營助分殊事繽紛往來轠轤不絕若光若滅者布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氣始出乎玄宮撞鴻鍾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旃曳捎星之旄霹靂列缺叱火施鞭萃從允溶淫瀣廓

落戲八鎮而開關飛廉雲師吸嘻瀟率鱗羅布列攢以
龍輸秋蹌蹌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蹂蕙圃
踐蘭庭舉烽烈火轡者施披方馳千馳校騎萬師旄虎
之陳從橫膠轕焱泣雷厲驥驟驂駭蘊洶洶旭旭天動地
岐羨溫舉散蕭條數千萬里剑外菩夫壯士忼慨殊鄉別
趣東西南北騁耆奔欲柁蒼猏跋羣蹶浮蠭斬巨鋋
搏玄蝯騰空虛距連卷踔夫蟜矮溯洄莫莫紛紛山谷
爲之風焱林叢爲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蒺
棃獵豪龍獬輕車飛猱般首帶脩蛇鉤赤豹搤象羣趾蹈
阬超唐陂重千騎雲會登降闇謁秦華爲旒熊耳爲綴木
仆山還漫若天外儲與羣大溥聊浪羣宇內於是天清
日晏逢蒙列眥氏控弦皇車幽輬光純天地望舒彌
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陳浸淫蹙部曲隊堅重各
案行伍壁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
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及至四千車飛揚武
騎聿皇蹈飛豹絢爍陽追天寶出一方應弦聲擊流光
埜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沈沈容容遁遙羣紘中三軍芒
然窮究閎與亶觀天票禽之紲險犛兕之紙觸熊羆之

拏攫虎豹之凌遽徒角搶題注蹴踘讋怖
輻闢脰妾發期中進退屢獲劊遙輪夷丘
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宮之館以臨珍池
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亡厓隨珠和氏焯
嶩崟釜眩爟青熒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
雀翡翠垂榮王睢關關鴻鴈嚶嚶羣娭庶
鳴鳥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乃使文
鱗蟲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潭索蛟螭
鼉拄靈蠵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騁京

修孟諸非豈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游士事不飾木功不彫承民乎農桑勸之以弗迨儻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藝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廣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菟收置罘麋鹿芻薨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鉅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勖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祇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皇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因田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

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厭漢中張羅罔置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狡獾狐菟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爲周陰縱禽獸於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羅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雜輸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其辭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爲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馮翊而爲弋紆南山以爲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阯錫戎獲胡益

熊羆抵豪豬不難捨棄以爲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
也雖然亦頗擾乎農民三旬有餘其屢至矣而功不圖
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爲乾豆
之事豈爲民乎哉且久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今樂
遠出以露威靈數動以罷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
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謂之玆邪若客所謂知其一
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者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
其詳請略舉凡而客自覺其坊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
有彊秦封豕其士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
之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爲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
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票崑侖提劒而叱之
所麾城擲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
頭蓬不暇疏飢不及餐鞬鎧生蟣虱介胄被霑汗以爲
萬姓請命庶皇天迺展民之所詘振民之所急億載
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
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躡不穿大夏不
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疎珠璣卻翡翠之飾
除雕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

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大階平也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羌戎睚眦闔越相亂遐萌爲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迺命驃衛汾沄沸渭雲合電發焱騰波流機駭蠭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轊輾破穹廬腦幕沙髓余吾遂獵乎王庭毆橐它燒燔蠡分裂瓜剖單于磔裂蠭國夷阬谷拔豁莽刜山石蹂屍輿厮係累老弱兗鋋瓕者金鏃搖妻者數十萬人皆稽首槍領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天天兵四臨幽都先加罔戈邪指南越相夷縻鄧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

西征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

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手請獻厥珍倏忽滒然永立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

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蓋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罩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故意者以爲重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雄戎振旅師五花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驃禽迺萃然茲南山殲鳥弋西厭月蟾東震日域又恐後世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爲國家之大務滒

荒田獵陵夷而不鑒也
彷彿骸髑而還亦所以
奉太宗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二
王之田反五帝之廬使
女莫違出愷悌行簡易
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鏞
鼓之樂鳴韶磬之和建碣磍之
舞酌允鑠肴樂肴聽廟中之雍
雍受神人之福祐歌詩
頌吹合雅其動若此故真神之
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
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
于將來比榮乎往號
是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稂稺之地

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蒭
蕘詩訓衆麋盈盈獲之收多麋
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
爰胡人之獲我禽獸曾
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
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
也迺今日發矇廓然
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
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
泊如也或謝雄以玄尚
客謝楊子曰吾聞上世
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
上尊人君下榮父母祈
人之主儕人之爵懷人之符分

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
不譴之朝與羣賢同行
書一奇出一策上談人
光壹縱壹橫論者莫當
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
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
得毋尚白乎何爲官之
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
羣鹿爭逸離爲十二谷
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
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
上下談公卿目如燿星名如電
顧而作大玄五千文文章扶踈
貢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
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
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
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祠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罔解結
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

無常居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鷹翮恣意
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騶衍以談元
帝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
渠搜前崙罔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侯徼以絆墨制
以質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信廬天下
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龍袞咸營乎八區家家自以爲纓
契人人自以爲各繇戴纓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
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
渠巨擘攘臂則爲卿相交手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雀

勃解之鳥乘鷹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三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五穀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脅而危穰侯蔡澤雖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閒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吾而奮其筆墨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音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宛吾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處庸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也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

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而子
迺以鴟梟而笑鳳凰鼈蠪蜒而謝龜龍不亦病乎子徒
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遺史蹈扁鵲悲六
客曰然則廉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
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
服入橐激印萬乘之主界淫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
澤山東之匹夫也頷頤折頰涕漣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揕
其咽炕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
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
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
叔孫通起於桴鼓之閒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
甫刑靡敝秦汰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
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諄矣有作叔孫通儀於戛殼
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不於成周之世則謬矣有談
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閒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
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阬隍雖其人之贍知哉
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從為不
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必為之闇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

采榮於南山公孫劉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籍譽於皇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忠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大夫雄以爲職者將以風之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迺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而大潭恩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據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畫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攡之以三策關之以休咎絣之以象類揣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其非甚事文不靡生爲甚泰

愚滯而不可知故有首衡錯測攡瑩數文揆圖告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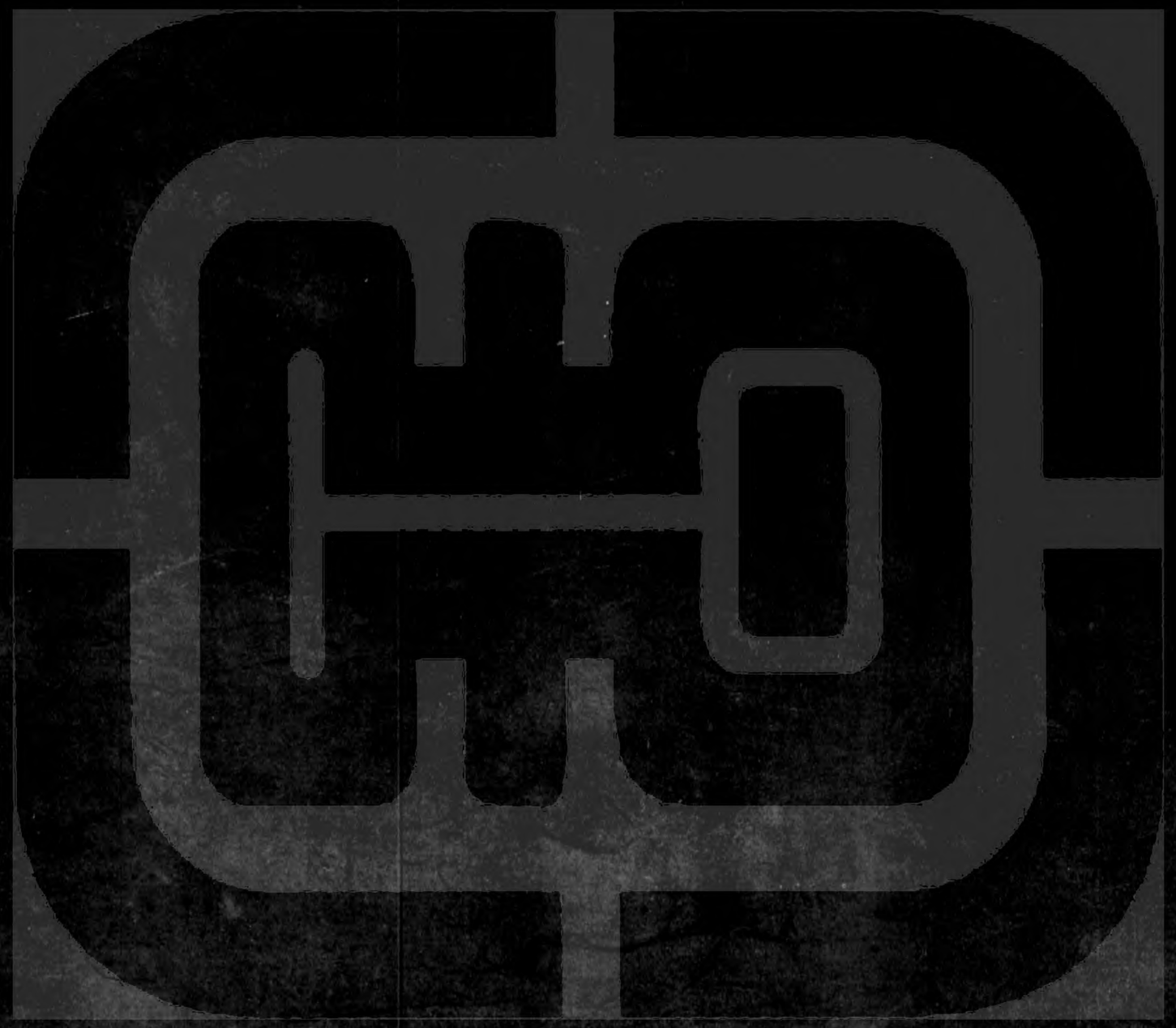
意皆以解剥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玄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曉已解難其辭曰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廼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滋年矣而殊不寤曹書精神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而煩學者於彼聾書者於無聲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麤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廼玉廼金彼豈好為艱哉蓋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與鸞蠖之將登霄入必誉身於誉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攫膠葛騰九閡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羅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涪溺雲而散歊蓋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緜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温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夫糜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

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擬於世俗之目辭之待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絶弦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籟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竢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雄見諸子各以知其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譜

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譏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文多不錄史氏著其目云漢史贊曰雄之自序云爾自號曰法言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按轡而趨三世不徙官及莽簒位談說之士用

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佞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埶利乃如是實好言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離騷故作州箴賦莫善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善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忽之惟劉歆及范逡重焉而桓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

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閒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音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

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閒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子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玄贊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議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CIO